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



花一般的罪恶

—— 狮吼社作品、评论资料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 钱谷融主编

花一般的罪恶

——狮吼社作品、评论资料选

张 伟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一般的罪恶: 狮吼社作品、评论资料选/张伟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1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钱谷融主编)
ISBN 7-5617-1837-3

I. 花... II. 张...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
国—现代②现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4553 号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

花一般的罪恶

——狮吼社作品、评论资料选

编者 张 伟
责任编辑 胡 铮
封面设计 高 山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刷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32 开
印 张 11.7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2 年 2 月第一次
印 数 3500
书 号 ISBN 7-5617-1837-3/I·174
定 价 16.00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

编 辑 凡 例

一、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过各种新文学的社团和流派，它们各有其特点，并且互相竞争，互相消长，从而形成了新文学的历史进程。为了反映出新文学这种丰富多样的面貌，显示出它的发展线索，我们特编辑这套丛书，以应科研和教学工作需要。

二、本丛书将按社团、流派出现前后，编选它们的代表性作品及与其有关的评论文章，陆续出版。每一个社团或流派，各编一本作品选，一本评论选。在每一选本前，均有一篇序言，作简要的评述。编选和评述，都将努力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忠实地体现新文学史上的客观情况。

三、每一种社团或流派专书，有一书名和一副题。书名意在体现该社团或流派的特点、倾向或所产生的影响，副题标明社团名称，或写出同人刊物名称，或指出作家所在地域，等。

四、每一种社团或流派专书分两册。作品选主要收有代表性的短篇作品，适当收入长篇小说、长诗和多幕剧的一部分。作品选内作品的编排，一律按体裁分类；每一类的编排，则依作品发表的先后为序。评论选与同一专书的作品选相应。主要收入对该派作家作品的评介文章，编排上也以文章发表先后为序。所收文章，以解放前发表的为主，并尽可能多收该社团或流派形成之初的有关评介；也适当收解放后的评论。

无论作品还是评介文章，都选自最初发表的报刊和集子，以显

示其原貌。

五、本丛书每一专书的具体编选工作由本研究室成员分别承担。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文学研究室

序

钱谷融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近年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无论在研究的广度上、深度上，都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展，这是很令人高兴的。同时，随着研究工作的日益开展与深入，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引起了一些新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不但是很自然的，而且也同样应该是值得我们高兴的。因为，在科学研究领域里，不同意见的争论总是会有的，也只有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们的研究才能更加深入，才有可能取得更进一步的成就。因而我们尽可不必急于强求统一。不过，为了使我们的争论能够更有价值，更能推动我们研究工作的发展，我觉得，我们首先必须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本身有一个尽可能详尽的全面的了解，如果所见不全，就容易各执一端，大家说不到一块儿，这样的争论也就很难对我们的研究工作起到多大的真正推动作用。因而，资料建设工作，为研究工作者提供尽可能详尽的各种有关资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任务了。

固然，我们也知道，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研究者往往很难保持完全的客观态度，一旦你开始把各种事实 and 材料归集拢来，主观的选择标准就会不知不觉地左右你的思路。特别像现代文学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不同的研究者即使对它都已有了尽可能详尽的全面的了解，即使面对的是同样的材料，还是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各种不同的观察，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来的。不过，归根结蒂，对事物的认识，对事物所作的主观解释，总是必须

符合事物的客观真相的。我们应该相信，一切已经发生过的事实，一切存在的现象，都有某种大体上确定的面貌，只有根据这种面貌才能判断我们对它的描绘是否真实，对它的认识是否正确。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个人往往并不能一下子看清这种面貌，他会漏过一些重要的细节，甚至得出某种歪曲的印象。但是，只要这些历史事实、历史现象不被遗忘或埋没，后起的探求者终将逐渐弥补上前人的疏漏，修正或者更新既成的解释，直至认清它们的真相。所以，那种相对主义的认识态度并不可取，尊重事实仍然是求得正确解释的前提。不妨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当我们获得一位诗人的创作日记的时候，对我们理解他的创作意图，不是就多了一种依据，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吗？

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现状，似乎更应该强调这一点。建国以来，我们在研究五·四文学，尤其是鲁迅作品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从五十年代初第一本新文学史稿问世，研究者们陆续写出了许多部文学史和研究著作，从报刊上更可以读到成千上万的评论文章。但是，和如此规模的研究活动相比，我们对现代文学具体现象的了解，也许鲁迅除外，却似乎明显不够了。良友图书公司早在三十年代就出版了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大系，可直到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才有可能来编选第二个十年的大系。像这样已经有人开头的工作尚且如此，其他方面更可想而知了。今天的许多研究者都看得很清楚，现代文学领域里还有许多块沉睡的处女地，有人甚至指出，就是对整个一段文学历史的评价也有不少偏颇粗疏的地方。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否也在于我们对现代文学的丰富内容还缺乏充分的了解呢？就像画一张地形图，倘连许多具体的数据都掌握不全，那又怎么能画得准确？当然，造成这种现象是有许多历史原因的，在过去的年代里，不断泛滥的极左思潮根本就不允许尊重事实。但是，在实事求是的旗帜重新飘扬，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路碑重新竖起的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赶紧研开干涸的墨笔，把新文学的历史风貌图补充完全呢？当那种肆意删削和篡改史实的作风

遭到严厉谴责的时候，难道不正应该尽快让事实站出来作证吗？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们承担了编选这套六十余册的《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的工作。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流派”似乎常是一个遭冷遇的字眼。连“浪漫主义”都一度成为作家们急于躲避的不祥之物，谁还能仔细去探讨新文学在风格流派上的复杂表现呢？当人们把关心文学的多样性看作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一种背离的时候，就自然只有把新文学削剪成一根光秃秃的树枝，才足以突出地显示它的主导倾向了。但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毕竟是这一时代所有作家的个人创造物的总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不可能按照同一条轨道去思想，文学又怎么可能出现创作倾向上的纯然一致呢？相反，艺术也正和大自然中的植物一样，越是枝繁叶茂，越表明它的旺盛生机。如果说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的主流，它却是一种远比表现风格更加深入的东西，它像血液那样渗进作家的心灵。他们的创作激情越是丰富多样，反越显出这血液的活力。单从一条笔直的人工渠道，你能看出水流的自然方向么！唯有亲临那种弯汊密布，岔道众多的大江，你才能真正领略到主潮的那种挟裹一切的威势。所以，要真正掌握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道路，离不开对各种流派现象的深入分析。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曾经出现过许多面貌不同、风格互异的作家，而我们无论从那些直面悲惨现实的作家身上，还是从那些向主观感情索取支持的作家身上，甚至从那些扭过脸去，向往昔岁月寻找安慰的作家身上，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感觉到对黑暗现实的深切愤懑和对人民苦难的认真关注。我们不正是通过这一事实，才更加认识到现实主义文学的威力，才格外懂得了鲁迅传统的深远影响吗？

当然，重视对流派的研究是一回事，怎样理解流派又是一回事。各种文学辞典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定义，一些研究者也曾就新文学的流派问题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但我想，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的文学都包含着各种复杂的现象。其实是很难用某个定义去概括它

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境遇又那样严酷，即使是建立文学社团吧，二十年代的作家在这方面还比较自由，可一到抗战爆发，连年战乱，许多人连一张书桌都无处安放，还哪里谈得上结社组团？严峻的历史注定中国现代文学的流派萌芽只能以相当曲折的方式缓慢发展，我们恐怕就更不能套用那种严格的定义去苛求它们。只要在文学主张或者表现风格上大体类似，而又自觉追求这种相似，甚至仅仅意识到这种相似的作家，都不妨被看作是一个类似流派的群体，都可以在我们的书目中占有一个位置。实在说来，我们并无意用这些文学现象去支持某个关于流派的定义，而是借用它来标示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内容。既然流派并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意义上的名词，我们从社团和流派这个角度入手，是不是也能够较为清晰地梳理出新文学的真实发展的线索来呢？

前 言

经过断断续续几年的辛勤搜寻和编纂，这本薄薄的狮吼社作品评论选终于完成，可以奉献在读者面前了。关于狮吼社这样一个文学社团，很多人是并不熟知的，这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出版社几乎从来没有重印过他们的著作，其次还因为在一些文学史教程及其他专著里，也很少提到它，即使偶有涉及，也只是作为“逆流的泡沫”看待而一笔带过。因此，本书的出版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狮吼社是一个有着鲜明特色的文学社团，其雏形大约形成于1922年。它的主要成员滕固、方光焘早在创造社在日本东京酝酿期间就和创造社的几位骨干相识，并经常交往。创造社一成立，滕、方就是最初的一批成员之一，他们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过重要作品。受创造社成立的鼓舞和刺激，滕固、方光焘和当时也在日本留学的张水淇、章克标等经常在一起纵论古今，畅谈文学，并萌发起自己结社组团的念头，这当中起核心作用的是滕固。由于种种原因，这愿望在日本最终未能付诸实现。1924年他们先后学成归国，聚集到上海，再度燃起文学结社的热情。他们联络在上海的黄中，于7月正式成立狮吼社，并出版了第一种社刊：《狮吼》半月刊。社名之所以取为“狮吼”，是因为他们不满于周围的环境，认为当时社会是强权、虚伪的，他们感到烦闷、孤寂，要发泄内心郁结的情感，于是志趣相投地结合，并向社会呼出警世的吼声。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传统道德规范的挑战，对鸳鸯派文艺的蔑视和注重内心情感的抒发是共同的特点。

狮吼社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文学团体，没有什么成文的宗旨、纲领和章程，其成员几乎都是寒酸的一介贫士，互相之间完全是以友谊、志趣和文学作为纽带而连结起来，活动也时断时续。而邵洵美的登场，则为狮吼社注入了新鲜血液。邵洵美1926年夏从欧洲留学回国，途中在新加坡上岸时偶然看到滕固等人编辑的《狮吼》半月刊，极为欣赏，一到上海即去拜访狮吼社同人，与滕固一见如故，并很快成为狮吼社的一员。当时，无论从社会影响和文学成就，邵洵美都还无法和滕固他们相比，但他富有，对文学充满热情，又肯拿出家产来支持社务，再加上滕固此时又有志于从政，因此，邵洵美实际上已成为后期狮吼社的主要人物。邵洵美加盟狮吼社后，恢复社刊，创办书店，出版狮吼社丛书和滕固、黄中、章克标等人的专集，一时间社务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狮吼社也因此进入它的鼎盛期。

邵洵美和狮吼社一拍即合决非偶然。邵在欧洲生活、学习过几年，最初崇拜古希腊女诗人萨福，以后又对唯美主义诗人斯温伯温、罗塞谛、魏尔兰、波特莱尔等顶礼膜拜，写过不少追求官能享受的诗篇，甚至模仿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花一般的罪恶》。而狮吼社其他成员的作品也有着浓郁的唯美主义色彩，他们寄社会叛逆精神于放荡颓废，以唯美感伤的风格背弃和冲击数千年来的封建伦理道德，其中尤以滕固为甚。滕固小说的风格十分独特，主人公的种种遭遇都是生活中常见之事，但作者却往往让他们以惊世骇俗的态度去对待处置，并在最后将情节推向极端。滕固的第一本小说集《壁画》出版时，广告上就公然宣扬：“他是热烈而带狂气的人，主张要从丑恶中寻出美的；从苦闷中寻出愉快的，他的作品也就成了兀傲不群的异样之花！”^①这种特殊的艺术创造，来源于他心灵苦闷至极而生起的幻影，也标志着他的精神冲突发展到了最后的迸裂。他的作品经常是美感与道德相悖，妍丽与

① 见1924年11月16日《民国日报·觉悟》。

恐怖并存,体现出鲜明的唯美主义倾向。滕固和邵洵美是狮吼社中两个最有代表性的作家,狮吼社也因此被文坛视之为最具唯美色彩的文学社团。从时代背景来说,唯美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和其他思潮一起在“五四”以后传进中国,由于它的标新立异,由于它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大胆叛逆,因此有相当一部分青年深受影响。著名作家中也有不少人倾慕唯美主义,如田汉等南国社人,郁达夫等创造社人,徐志摩、闻一多等新月社人等。这里有个人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因素。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矛盾加剧,人心浮动,处于大变动的前夜。在这样的动乱时期,一些敏感而富有才智的作家和艺术家,对于黑暗动荡的社会深怀不满,他们对现实和艺术都产生了幻灭感和危机感,于是萌发了一种苦闷、彷徨、悲观、颓废的心理和在艺术上要求自卫、发泄的情绪。所谓唯美主义文学,就是这种思想情绪在文学领域里的反映。狮吼社正是这一时期崛起于文坛而又显示出自己鲜明特色的一个文学社团。

本书分为四辑,是按分类编年的方法编排的。第一辑是诗歌;第二辑是散文;第三辑为小说。以上所收均为狮吼社成员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〇年间的作品。之所以从一九二二年开始,是因为当时狮吼社的组织已在酝酿之中,而截止于一九三〇年,是因为狮吼社的最后一种社刊《金屋月刊》停刊于这年。这以后,邵洵美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印刷出版业上,狮吼社也于无形中停止了活动,宣告解散。选文范围,狮吼社的六位主要成员:滕固、方光焘、张水淇、章克标、黄中、邵洵美在这九年间的作品,均在备选之列。其他人的作品,则以发表在狮吼社社刊上为限。本书的第四辑是评论。按照这套丛书的体例,这部分的内容本应单独成书,但因种种原因,有关狮吼社的评论文章数量很少,难以汇集成书,故只能和作品部分合为一书。而且,限于篇幅,比较常见的像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关于滕固的章节,也只能割爱了。为了充分了解狮吼社的文学主张与狮吼社成员作品的特色和创作风格的演变,这辑的附录部分汇集了部分狮吼社社刊的前言后记,这部分内容真实地反映了狮吼

社及其成员复杂变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轨迹,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张 伟

1996.10.1.

目 录

前 言.....	张 伟(1)
----------	--------

诗 歌

影 儿.....	黄主心(1)
Sphinx 之呼声	章克标(3)
幽 怀.....	倪貽德(6)
铁道行.....	刘梦苇(9)
幻想者底心弦	刘梦苇(10)
热情的燃烧	孟 超(12)
濑户内海	滕 固(13)
青春的落伍者	滕 刚(15)
异端者之忏悔	滕 固(16)
我记起你的一双眼	滕 固(18)
The Lonely Road	滕 固(19)
水仙吓	邵洵美(20)
爱	邵洵美(21)
五 月	邵洵美(22)
莎 蕻	邵洵美(23)
To Swinburne	邵洵美(24)
颓加荡的爱	邵洵美(25)
日升楼下	邵洵美(26)
我是只小羊	邵洵美(27)

上海的灵魂	邵洵美(28)
花一般的罪恶	邵洵美(29)
春夏秋冬	郭子雄(33)
陈死人	郭子雄(34)
诗二首	滕 刚(36)
最后的一声赞美	滕 刚(38)
永远想不到的诗句	邵洵美(39)
我不敢上天	邵洵美(40)
在不知名的道旁	徐志摩(41)
冬 天	邵洵美(43)
处男的狎曲	滕 刚(44)
朱唇开处	滕 刚(45)
死了的琵琶	邵洵美(46)
出门人的眼中	邵洵美(47)
绿逃去了芭蕉	邵洵美(48)
情 赃	邵洵美(49)
夜 行	邵洵美(50)
二百年的老树	邵洵美(51)
牡 丹	邵洵美(53)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邵洵美(54)
假使我也和神仙一样	邵洵美(56)
洵美的梦	邵洵美(57)

散 文

童心颂赞	沈宰白(60)
悬崖勒马	张水淇(64)
圣诞之夜	沈宰白(70)
电影场之夜	虚 白(75)
新的葡萄浆盛进了旧的草囊	郭子雄(77)

舞场之夜	虚 白(82)
你躲避我么	郭子雄(84)
跑狗场之夜	虚 白(89)
南京路十月里的一天下午三点钟	章克标(91)
美人李	章克标(94)
偶然想到的遗忘了的事情	邵洵美(97)

小 说

疟 疾.....	方光燾(103)
壁 画.....	滕 固(111)
石像的复活.....	滕 固(122)
重 阳.....	孟 超(129)
新月之下.....	沈宰白(135)
十字街头的雕刻美.....	滕 固(140)
美 人.....	章克标(143)
迷 官.....	滕 固(148)
一条狗.....	滕 固(153)
草的感觉.....	章克标(156)
搬 家.....	邵洵美(165)
默.....	白 尘(171)
号 外.....	倪貽德(179)
故 友.....	叶鼎洛(187)
意外的收获.....	曾虚白(201)
债.....	黄 中(207)
自 白.....	浩 文(215)
蜃 楼.....	章克标(225)
创 作.....	徐葆炎(242)
奇南香.....	滕 固(254)

评论资料

《屠 苏》.....	柴树铎(259)
第一声“狮吼”.....	张 伟(261)
狮吼社刍论.....	张 伟(264)
忆滕固.....	谭正璧(273)
糟糕的《天堂与五月》.....	赵景深(279)
叶秋原致邵洵美的信.....	叶秋原(284)
郁达夫致邵洵美的信.....	郁达夫(286)
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节录).....	沈从文(286)
论邵洵美的诗.....	苏雪林(287)
试论邵洵美的诗与诗论.....	李广德(292)
邵洵美的《诗二十五首》.....	钱大宇(307)
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节录).....	李欧梵(312)
记方光焘.....	章克标(319)
金屋里原来藏着这样的娇娘.....	王无限(328)
评郭子雄的诗集《春夏秋冬》.....	佚名(331)
夏衍的第一篇小说.....	萧斌如 张 伟(334)

附 录

《屠苏》绪言.....	张水淇(337)
《屠苏》弁言.....	滕 固(338)
Sphinx 以后	章克标(340)
自己介绍.....	记 者(342)
色彩与旗帜.....	编 者(344)
关于《花一般的罪恶》的批评.....	邵洵美(348)
《诗二十五首》自序.....	邵洵美(352)